



破冰期

戈尔布諾夫著 項星耀譯



破 冰 期

〔苏〕戈尔布諾夫著

項 星 耀 譯

新 文 艺 出 版 社

• 1958 •



К. Горбунов

Ледолом

本書根据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7 年版本譯出

破 冰 期

[苏]戈尔布诺夫著

項 星 耀 譯

*

新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11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 号 1659

开本 850×1160 耗 1/32 印張 15 字數 333,000

1958 年 4 月第 1 版

195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0 定价(6) 1.40 元

內 容 提 要

本書描写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之前，农村中阶级斗争的情况。那些年輕的共产主义者，在党的领导下，以共青团支部为核心，团结了全村的貧农和大部分中农，击退了富农的反抗，提高了群众的阶级觉悟，因而为农业集体化扫清了道路，准备了必要的条件。作者在这里成功地刻划了一批农村中最早的共产主义战士，这些年轻人，通过实际斗争的锻炼，党的培养，终于成了革新农村，推动农村前进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力量。同时全书充满着革命的激情，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信心。因此发表后得到了高尔基的好评，认为是苏维埃文学一个新的收获。原书最早写成于1929年，1953年又經作者作了重要的修改，现在就是根据新版本译出的。

一 本 好 書

国家出版社出版了戈尔布諾夫的长篇小说破冰期。应该祝贺作者，因为他写了一本有趣的書。他朴实地表現了农村中的十月革命，并不浮夸矯飾，文字上也沒有雕琢和別出心裁的句子。我認为，我們年輕的革命文学是第一次这样成功地接触到这个激动人心的主题。

作者清楚地看到了集体主义者与个人主义者，貧农与富农之間的严重的斗争，相当有把握地运用着刻划人物性格的技巧。富农西拉耶夫，他的儿子雅希卡，狡猾的寄生虫塔拉卡諾夫，村苏維埃的文書、愚蠢的卡尔金，忠厚的懶汉、富农的朋友和奴仆苏維埃主席奥庫洛夫，总之，农村反革命力量的一切代表人物，在戈尔布諾夫笔下都沒有被夸大，因而使活的、由于凶恶而显得可怕的人变成石雕的偶像。戈尔布諾夫的那些阴險的人物是活生生的人，他們在書里有感觉，尔虞我詐，他們的行动正象在现实中一样的殘酷无情，因此讀者也信服，跟他們的斗争也是应该殘酷无情的。但由于反面的現象和人物在我們的现实中还占有优势，描写他們是容易的，文学作品做到这一点綽有余力。較难表現的是那些为了战胜不能适应新的生产方式，不能接受文明的人的兽性反抗，而在生活中出現的人物的性格。戈尔布諾夫在这方面也是成功的。

書中的主角是牧羊的，过去的紅軍战士，正象共青团支部書記曾經带着驕傲說过的：“紅軍把人百分之百的改造了”，他便是从这个一切战士的学校中出来的。

可以相信，每个紅軍战士会带着濃厚的兴趣閱讀这本叙述他們的一位同志的工作和斗争的書。牧羊的加西林被表现为一个普通的人，但是他永远充满着必須斗争到底的革命的意識。他不会說漂亮話，質朴，踏实。

他对村里的貧农們說：“事情很清楚，很简单。必須把这批卑鄙的人摔出苏維埃的大門。我就是号召你們这样做。你們不信，我一个人也干。”

讀者相信，这个人是完全能够以一当百的。有时他也象人們一样感到疲倦，甚至惊慌，消沉。敌人强大而狡猾，朋友却很少。但是勇敢无畏的人归根結底要获得胜利。人家不能也不敢害他。

他們害了另一个人——村苏維埃的看門的，英勇的飞毛腿菲陀謝依奇。这个人物也得到了正确的描写。戈尔布諾夫笔下的貧农的性格是非常成功的。妇女也写得很好，象被富农的儿子欺騙过的安卡和富农的情妇費姆卡。雇佣的凶手古路希，这个阴森的人物，也給人很深的印象。总之，戈尔布諾夫的書是好的，非常及时的。它洋溢着强烈的朝气和对胜利的信心。我希望，它能被千百万的青年閱讀。

除了上述的优点之外，它十分令人信服地說明了：我国的年輕的作家能够很好地理解现实，不会落在它的后面。他們能够，只要他們希望这样做。

馬·高尔基①

① 高尔基的序言写于1930年，曾收入高尔基全集（俄文本）第25卷。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对此曾有一段說明：

“戈尔布諾夫的破冰期最初由国家出版社于1930年出版，書前附有高尔基的序言。此后該書曾一再再版。

“本版发行时，作者曾对本書作了很大的修改和增訂。但由于小說基本上并未改变，因此出版社認為必須仍把高尔基的序言附在本版前面。”

第 一 部

第 一 章

黎明时下游吹来了狂风。到中午，天气突然变坏了。伏尔加河上的天空烏烟瘴气；太阳蒙着一层霧。銳利如盐的砂砾在平坦的河岸上旋卷，形成一行行尖頂的土壘。水深处，浪濤翻滚，白沫噴濺，宛如羽毛飞舞。帆布帳篷的角一陣陣不住抽打。

风暴来了，唯一的事就是睡觉。在破成絲絲縷縷的旧漁网上，大耳朵的、背上有黄点子的白狗列杰佳懶洋洋地打着瞌睡，偶然在睡梦里随着风声吠叫几下，再用牙齿咬咬扰扰不休的跳蚤，发出断續的軋軋声。

浮标管理人雅希卡昏昏沉沉睡了一天。直到将近黄昏，风略微小下去的时候，他才匍匐着身子，爬出帳篷。那張浮腫黝黑、茨岡人似的臉上，一付愁眉苦臉、心神不定的样子；又濃又硬的头发粘在一起，冰棱似的挂着。他搭起手，向混浊不清、烟霧迷漫的伏尔加河望了好久。在那里巨浪起伏的中心，孤零零的浮标的紅色帽頂，被鉄索系住在深邃的河道底里，絕望地掙扎着，跳跃着，竄上竄下。

雅希卡心里煩惱，拍拍巴掌：

“天又快黑了！又該去点灯啦。点灯，熄灯；黃砂，风和天空！我的天，多么寂寞无聊的生活！父亲說得容易：‘去，待在浮

标上——薪水值个屁，可是你能当工会会员了。’我要这工会干吗？你在家享福，叫我参加工会，而且待在荒岛上，沙原里。你自己到这里待几天看！……”

他提起脚上渔夫穿的长统皮靴，用方方的靴头朝列杰佳肚皮上一踢，哭丧着脸说：

“你睡觉！他妈的！主人闷得慌，你倒睡觉。老天爷，我这狗多不懂事！”

雅希卡歪歪斜斜的走到一堆木料那里，木料上盖着一层砂，他数数它们——一夏天来这大概已经是第一千次了：

“一，二，三，四……十五根。造房子够了。要是想结婚，还可以要父亲分一份……”

雅希卡仰起头，拂开披在眼上的黑头发，懒洋洋的目光又掠过伏尔加河，羡慕的望着对岸隐隐约约的小窑洞——爷爷纳札尔带着外孙女安卡住在那里，他们也是浮标管理人。

“人家这才是生活，”雅希卡嘀咕。“离村子近。虽然外乡，终究是村子。再说，两个人就不寂寞，可以谈谈说说……唉，列杰佳，要是安卡和气一点，我跟你日子也快活一些。可是不，她这硬心肠的姑娘，不好接近。跟铁一样！……苦闷呀！……”

雅希卡和列杰佳打了几个大呵欠，一个是一边打呵欠一边眯着眼，甜蜜的哼哼，另一个却喀喀的翻出了颚骨，露出一口又大又白的牙齿。

“应该去点灯了。列杰佳，我就在那边过夜，说不定，夜里跟安卡可以谈谈，说不定，她的心会软一点的。”

雅希卡朝小船走去，列杰佳恭顺的跟在他后面。

“走开，走开！你往哪里跑？”

列杰佳抖抖浸湿的脚爪，歉疚似的夹起尾巴，恋恋不舍的回

轉帳篷去了。

小船上白帆高張，跟鳥翼一般；風緊緊壓在帆布上。船頭深深的鉆進水沫，發出嘩嘩的聲息。砂灘搖搖晃晃，一跳一蹦的後退着。

安卡赤着腳，按住头上的白色頭巾，站在河邊岩岸的峭壁上。她把頭微微向後一仰，搭起手來細看小船，小船斜着身子，正在穿過廣闊的伏爾加河面。並不堅固的船身一会儿沉沒在起伏不定的波濤里，只露出一點白色的帆影，一会儿又象一只曠古未有的獨翼鳥一樣，飛上了浪尖。安卡不禁心頭一陣收縮，雖然她自己駕帆船，不管風多大浪多高，都不害怕。她不安的嘟囔：

“這冒失鬼！不顧死活的傢伙！偏要在這個時候……”

風還很猛，一陣陣襲來，扯下姑娘的頭巾，拂着金黃的頭髮，吹開藏青軟緞的外衣，外衣是緊腰的，城市的式樣。

安卡的父親在一艘馬力不大、拖貨船的舊輪船上做過多年領港。他有时帶妻子和女兒一起航行，但大部分時間把她們留在伏爾加河邊的小城薩雷尼。一家人只在冬天團聚，這是航行結束後到航行開始前的一段時間。安卡七八歲時，父親和母親在科茲莫杰米揚斯克附近一個地方淹死了。外公納札爾丟掉船碼頭上的差事，把外孫女帶到烏斯拉達村來，這是他出生的地方。安卡在沒有人照顧的情形下長大了，她交的朋友男孩子比女孩子多；但是她出落得端正，高大，象母親一樣金黃的頭髮，象生長在伏爾加河上的父親一樣固執、倔強。春天和夏天，她跟着爺爺一起看守浮標，到冬天，兩人就搬到烏斯拉達去住。納札爾在那里村口，買了一所小土房。

雖然安卡在薩雷尼過的日子不多，但是她記着童年，習慣照

城里人那样打扮。她自己会裁会缝，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选择外衣和衬衫的式样，不必去请教烏斯拉达的女裁缝。

雅希卡的小船离岸越来越近了。尖尖的船头越来越露在波浪上面了。已经可以看到船梢上的雅希卡。已经可以看见风帆怎样给吹得鼓鼓的，压弯了桅杆，帆索怎样象弦线一样拉紧着。雅希卡坐在那里，没戴帽子，黑头发吹乱了；他全身向前俯着，手好象在船尾的桨上生了根。小伙子会驾船，这没有话说！

但是要安卡惊奇是不容易的，得到她的称赞，更其困难。她跳上一块石头，让自己显目一些，然后清脆的，嘲笑似的喊道：

“喂，伤心的伏尔加人，可怜的浮标管理员！坐了帆船，把帆索缚在脚上。卖弄你胆子大？你想吓唬谁？……风一刮，就把你丢出小船，喂河底的鲢鱼。谁来打捞你？我才不高兴呢！……快向右边摇，这儿好靠岸。”

雅希卡一跳，跳上了岸。

“好了，好了，”他一边把船拖上岸上，一边嘟囔，“你跟你爷爷才是了不起的老伏尔加……”

他们一前一后的往上攀登悬崖。但是雅希卡步子大，赶上了安卡，他眼睛向旁边一溜，想趁势抱住她。

“走开！”她喘息着，生气的说。“你是太机灵了。”

她握起两只拳头拚命推雅希卡胸脯。他脚里站不住，一个倒栽，从峭直的河岸滚到了水边。他就坐在那里，抱住膝盖，哭哭啼啼的说：

“纽尔卡①！难道你除了把我推开，不能给我别的了？”

安卡跑到旁边，站下来，突然把头朝后一仰，哈哈大笑。然

① 安卡的爱称。

后她又跑，又站住，只管哈哈的笑，笑……

这时雅希卡站起来，抖抖身子，一边毒骂，一边捏紧拳头嘟囔：

“等着瞧吧！总有一天叫我开心，叫你痛苦，那时候就要你来跟住我跑，让我来推开你了。到那时我才称心呢！”

温暖的夏夜。风完全停了。伏尔加河里倒映着星星照耀的天空。在岸边黑影重迭的地方，伏尔加河是深沉而黑暗的。白天的热气从河中向岸上荡漾。倒射的新月象一把精致的银镰刀，在河道中心摇摆、跳劲，周围闪烁着黄烛光似的星星。

河岸上篝火的红光耀眼夺目。火焰的柱子丝毫不动，直奔天空。篝火的亮光照明了右岸的石块，大概对岸也可以看得清楚。

雅希卡已经到村里去喝过半瓶酒。他跟爷爷一起坐在篝火旁边，等鱼汤煮熟。洋铁锅里冒着泡沫，吱吱嘟嘟的响。纳札尔常常毫无必要的把木匙放进铁锅，一边尝汤，一边咧开嘴巴，隔着胡髭呼噜呼噜的吹气。爷爷老了，头发秃了，身子细长得跟浮标的柱子似的。他喜欢装眼花，装耳聋，实在眼睛尖得象鹰一样，敏感得跟梭鱼似的。他的胡须又长又白，仿佛是用细麻线编成的。年纪轻时，有一次玩牌，纳札尔在红心王牌上输掉了一条簇新的船。打那时起，他常常提这“红心王”，有时当它善意的口头禅，有时当生气的咒骂。爷爷一边砥匙上的油，一边隔着篝火，眯着眼睛，狡猾的打量雅希卡。

“我一点也听不出。你说什么？耳朵给木塞堵住啦。你说安卡心肠硬？她就是这样。你钉她有得钉呢。花言巧语迷不住她。我告诉你，她是这么个姑娘！我的红心王，她是共成（青）团员呢！”

雅希卡委屈的反对：

“算了，共青团員，我也是共青团員……”

“你們小伙子，村里有的是，可是女的就她一个……”

雅希卡冷笑了：

“如果只有一个，那可以有两种意思：或者是太聪明了，或者呢，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倒恰恰相反。”

爷爷在篝火边乱忙了一陣，装做沒有听见雅希卡那些恶意的話。

“魚湯好了，好了。雅希卡，拿盆子来……”

他回头向篝火后面喊：

“孙女儿，閨女儿，来吃晚飯吧！”

“我不要吃！”窑洞里傳来了声音。

“听见沒有？”爷爷得意揚揚的向雅希卡說。“不要吃。她就是这样。你自己想，人家糊里糊涂就讓她当共成（青）团員了？烏斯拉达这么些姑娘，单挑了她，那自然不是因为她坏，是因为她好，不是因为她笨，是因为她聪明。这是天經地义的事。”

村子里不知哪儿傳来了薩拉托夫的手风琴的鳴咽声，断断续續的歌声。一只夜梟躲在岩石里随声哀啼。

雅希卡酒醉的心灵感到一陣刺痛。他不再爭論，只是要求道：

“帮帮忙吧，爷爷。我追了她一个夏天，弄得神魂顛倒的，好象她用什么东西把我灌醉了。你替我說句話吧！你瞧，她現在就不来跟我們吃晚飯。可是我們一睡熟，她馬上跑进村子，上陌生的支部去，跟陌生小伙子玩儿了。你知道，为了她，我心里的血都快流干了。这么气人。我实在定不下神。帮帮我吧！我請你喝酒，决不小气。”

爷爷赶忙摆手：

“我一点也听不见！耳朵象塞了棉花。这种事，你别拿酒来跟我胡混，酒可买不动我了……我能帮你什么？再说，她不是我的孙女儿，是外孙女儿。她听我的话！呸！我管不了她，她自己就是上帝，皇上，就是自由的风。真是这样！我的红心王，你应该规规矩矩做人。她的眼睛雪亮，一下子就看得出谁是好人，自己便会真心向他。她就是这样的人。”

爷爷一边哼咏，一边爬起来，咳着嗽，拖着脚，走到窑洞去。他在黑暗里对雅希卡说：

“你在这儿靠着火睡吧。夜挺暖和，冻不着你。要是身上发冷，就添些木头，多翻几个身，让两边都烤得到火。夜眼看就过去啦。唉，雅希卡这小子，是顶立绒帽子，外面硬里面热。糟糕！你这茨冈小伙子……”

雅希卡没作声，俯在逐渐熄灭的篝火上，忧郁的摇摆身子。然后，他满怀着气恼、愤恨和对自己的怜惜，轻轻哼起歌来。调子是凄凉的，可是歌词并不好，淫荡猥亵。他从哪儿学来的这种歌？大概从人家那里听到的老歌，模仿那个调子自己编了歌词进去。

仿佛想淹没和驱散雅希卡的声音，从东方吹来了一阵清凉的微风。同时就在那东方，天空开始发红，射出霞光来了。

太阳还没有升起。平静光滑的河面上，火光闪闪爍爍。岸上凉风习习；空中回旋着潮湿的青草味，还闻得到一种新鲜的、仿佛带有一点咸的味道，你不知道这是什么，可是老“伏尔加”马上会告诉你：这是伏尔加河水的味道。

爷爷纳札尔刚才捕鱼回来，挑了个阳光照耀的土墩，坐在自

己做的小板凳上，整理浮子捕魚索上的大釣鉤。他用銼刀磨釣鉤，拉掉水草，把捕魚索一排排的挂好，叨咕着：

“不要臉的刺魚，咬直了鉤子，自己却溜掉。你逃不走，迟早有天落在我手里！到那时我可不会饒你——要卖十四戈比一磅，至少十二戈比，少了不卖。我老早看上你了……”

四周靜悄悄的。只听到伏尔加河匀称、深沉的呼吸声，而在河道的每一声喘息之际，水波低抑的喧声在陡峭的岩岸边回旋着。

安卡高高的抬起裙子，在紧挨河水的小道上徐徐行走，把給浪濤抛在岸上的木片断枝，拾在衣兜里——木头干了，可以生篝火。

納札尔偷偷瞅着外孙女儿，在自己唱歌似的語調里，大声插了几句：

“雅希卡老找我們，几乎每天得来上一两回。我真不懂，这儿有什么叫他丢不开的？小伙子漂亮、和气，和气得过了份，我的紅心王！不錯，这小子老說廢話，流氓腔，喝了酒就教訓別人。他父亲是大財主。这也凶多吉少：有錢人常来拜訪穷汉，那这位財主不是心腸好得过了份，便是别有用心……可是有錢人好的太少了……”

他把头側在一边，用銼刀吱吱的磨釣鉤，繼續說道：

“不过，我們要是假定一下，說这个人娶到的老婆又严格又聪明，那他也会规矩起来，不再偷东西，不再喝酒，也不把錢当命根子了。我說得对嗎，安卡？也許，我是胡說八道？那你只管老实对我說：老家伙，不要胡說！……”

安卡一边心不在焉的听爷爷带暗示的話，一边哼哼：

小伙子休想呀休想
跟我成对成双。

“喂，孙女儿，”老头子皱眉头了。“你爷爷想跟你谈正经事，可你对他怎么？……”

“你这种爷爷！”安卡笑了。“别人的爷爷都懂事，你呀，简直是老糊涂。”

纳札尔勃然大怒，嚷得伏尔加河都震动了：

“你干吗拿小伙子消遣？！你干吗，我的红心王，象漩渦玩弄木块一样玩弄他？！不合意，就老实告诉他，叫他不要死到跟前来。合意，就用不到再玩弄他。可是你折磨我，也折磨他。好人不干这种事。我不能让你这么做。”

安卡拍拍巴掌：

“我的天，多么热心！我现在不管一切往水里钻，以后会懊悔一辈子……”

她突然把脸色一沉，走到平常烧篝火的一堆灰烬那里，抖出衣兜里的木片，对着爷爷大声的叫：

“你干吗要管别人的闲事？！我怎么，比你笨，是吗？我不知道怎么办，是吗？我们谁能干，你还是我？明白吗？”

“什么？……什么？……我一点也听不见，”老头儿垂头丧气的说。“耳朵里象浇了蜡。你不要这么大叫大嚷。好啦，姑娘！你把我的耳朵震聾了……”

安卡脾气发得快，亲热起来也快。她走到爷爷背后，把他的脖子搂得紧紧的，把头靠在他肩上：

“你这傻爷爷，什么也不明白。你活了这些年纪，可是还一点不懂事……你听我说……我是在考验他和我自己，明白吗？说

不定有一天我会覺得他比自己，也比你更亲近呢？明白嗎？告訴你，別說了！”

納札尔絕望的轉着头：

“噉噉噉的麻雀叫，我听不到。我听不到，也不說話……这是怎么回事：比你 and 比自己更亲近？沒有这种事……”

太阳升高了；阳光垂直地射进水里，似乎在伏尔加河底摸索着什么。翅膀尖尖的水鷗成群結队的喧鬧着，騷扰着，低低地在水面上飞旋，捕捉着太阳的光点。

突然，安卡从爷爷身边退后一步，臉色发白的說：

“你瞧，那儿是什么，好象是一条狗在游水吧？”

爷爷搭起手眺望河道的远处。

“真是条狗。这是列杰佳在游过来。別是雅希卡出了什么事吧？”

安卡拔脚便走，跑到河边，走下去，水沒到膝盖高，对着狗吹口哨，揮手。

是的，列杰佳在游过河来。只看得見它两只豎起的大耳朵和白色的大脑袋露在水面上。狗一眼不睜，眼睛睜得老大，望着一点，緊張的用脚爪划水。后来，爬上了岸，嘩啦啦抖掉水，欢叫着扑到安卡怀里去。列杰佳的頸圈上縛着一片白紙。

“走开，走开！”安卡生气的喊。她从頸圈里抽出潮湿的紙，把它摊开，眼睛在紙上迅速地移动，大声讀着：

“……安卡，我是有决心的人……我决定抛弃一切，去到处流浪……我不再回来……讓大家在支部里去說吧，說我为一个女孩子，为自己的女共青团員出走……”

爷爷悄悄过来，从安卡背后偷看紙条。她陡的扭过身子。

“你瞧什么，呀？你要看什么？这是写給你的嗎？”

“你不要拚命嚷嚷，”爷爷恳求她。“要知道对岸听得到的。实在，我認不得几个字。就是我認得，我的眼睛反正也看不出……”

安卡把紙条撕得粉碎，抛在水里，吩咐列杰佳：

“回去！你对你主人說，如果单单为这事游水过来，你是傻瓜，他呢，比你更傻。”

列杰佳沒精打采的走到河边去。

“喂，等一下，等一下。真象你主人，动不动就生气。来吧，我给你吃几块骨头。休息一下……”

当列杰佳开始喀喀喀嚼骨头的时候，安卡翻轉它的大耳朵，悄悄說道：

“好乖的狗，你游水游得真好……你对雅希卡說……你知道，應該說什么……”

太阳用最后的、告别的光綫照射着伏尔加河。天空一半藍色，另一半紅色。水面上泛出火焰般的紅光。对岸高大的森林籠罩在火焰里，燃燒着，可是燒不掉树木。

納札尔坐在石头上，抱住膝盖，不住的看着烈焰奔騰似的河流。他每天傍晚观看这庄严而激动人心的夕照，始終看不厌。

篝火噼噼啪啪，噼噼的响了。爷爷一惊。总是这样：你剛看得出神，魚湯便开始往外溢了。

“安卡，把麻袋布鋪起来，要吃飯了！”

安卡坐在爷爷的小矮凳上做針綫，連头也沒有抬。

“我是不是在跟你說話呀？”納札尔吆喝。

“是在跟我說話。”

“那怎么办呢？……”